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十三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大射儀第七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大射儀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七【疏】正義曰大射儀第七校勘記曰陳閩監葛俱無儀字與單疏合釋文唐石經徐本俱有儀字目錄以觀其禮戴校集釋本以觀其德者也云案今注疏本脫也字據宋本補案校勘記不言諸本有異未知戴校何據 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者此射義文鄭本之以爲說也孔氏穎達禮記正義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其賓射燕射皆有之此三射之外有鄉射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

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主皮之射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敖氏曰此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禮之言大射者別於賓射燕射也盛氏世佐曰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卽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亾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意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釋之誤矣亦曰大射者別於鄉射也鄉大夫與其民習射於鄉學謂之鄉射諸侯與其臣習射於大學謂之大射其與賓射燕射異者彼是因賓燕而射射否惟欲主於序歡情也此則射而燕主於習禮樂也胡氏肇昕曰盛氏之說分嘶明確考大射之禮周禮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是諸侯卿大夫皆有大射也此篇所言皆諸侯之禮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習射此特大射

之一事耳褚氏寅亮曰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以所貢者之得人與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即寓黜陟操諸侯之微權也因并令在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德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士則上以貢天子下以助己祭而即於其時令羣臣共習焉故選詩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而射義所云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以免流亾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得與祭即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世所謂陪位者耳並無職司非若百執事者之有一定而不可缺若贊玉幣者奉玉盡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則有常刑奚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蓋百官衆矣除祭祀有

常職外其餘固不能一一入廟也於是焉射以擇之令其陪位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夫所欲貢之士也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駿奔走執豆籩之士各有司存者固並行而不悖矣然則祭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人戒公卿大夫司射司士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爲助祭而擇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益亦指陪位言敖氏謂諸侯飲酒而習射之禮則仍是燕射而非大射矣蔡氏德晉曰諸侯凡有朝覲會盟諸大事亦當與羣臣習射擇士以從不特祭爲然是也

大射之儀〔疏〕正義曰敖氏曰他篇於此言禮是乃言儀者以其儀多於他篇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其節文也郝氏曰不曰禮曰儀射主儀也射者爭之器行之以揖讓故貴儀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惟賢者乎射有儀所以難也盛氏曰不曰禮而曰儀以其威儀之法比鄉射尤詳也

君有命戒射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自此至羹定皆射前戒飭之事戒諸官張射侯設樂縣陳燕具凡四節○蔡氏德晉曰戒射預告有司以將射也高氏愈曰古人臨

事而懼故必戒戒則人心警惕執事虔共矣盛氏曰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然則王大射以春矣諸侯大射之時未聞吳氏廷華曰射為祭設將祭先擇與祭者與祭者定乃於祭前旬有一日卜日遂戒次第如此賈疏以此戒為祭前旬有一日誤矣

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

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

疏 正義曰注冢宰校勘記曰冢徐本作家誤云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者賈疏云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此言宰戒百官其事同故鄭以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云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者大宰職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是鄭所本也釋官曰案崔氏靈恩云諸侯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本鄭氏內則諸侯并六卿為三及聘禮諸侯謂司徒為宰之注推之孔賈疏禮俱用其說今以尚書戴記左傳所言卿制考之自確諸侯三卿本無冢宰之官特上卿執政者亦以宰稱之如左傳稱蔿敖為宰武請于冢宰國語使鮑叔為宰之類皆謂執政之稱非實設此官周禮六卿大宰為長諸侯三卿司徒為長遂以宰為長卿之號詩孔疏云經傳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小宰宰夫之屬無

單言宰者故鄭以此宰比天子冢宰也春秋時宋鄭吳楚諸國皆有大宰之官而宋之大宰在六卿下鄭之大宰石㚟爲良霄之介楚以令尹執政而有大宰子商大宰伯州犂見於傳則是別立其官非此經言宰之義以侯國三卿律之皆僭也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

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屬射者

疏　正義曰注凡其戒命校勘記曰命閩監俱作令與疏合案周禮原文亦作令○賈疏云上文宰官尊總戒此射人司士區別重戒之　注云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者夏官射人文云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者司士職文射人司士皆屬於夏官司馬故云皆司馬之屬也殊戒者謂射人與司士分戒之也云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方氏苞曰曰戒士射則知贊者不射矣觀此則士旅食乃升于司馬掌于司士而未受職者不作之以贊射事明矣用此推之鄉射贊者有司之類射皆不與吳氏廷華曰此言贊者下公射則贊曰小臣正贊袒贊襲則凡量人樂人司宮小臣師之屬皆所謂贊者也

右戒百官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宰夫家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滌謂滌器之埽除射宮

疏正義曰敖氏曰宰夫戒此三官以當宿視滌也宿謂前射一日爲之張氏爾岐曰前者宰巳戒百官至此宰夫又以射期將至來告於宰上下交飭也又及司馬者此日量道張侯司馬職也射人宿視滌埽除濯溉又在前射三日之前一夕故云宿盛氏曰復戒此三官者以宰是百官之長司馬射人皆於射有職守故也六卿分職故司馬言及射人不言及者以其即司馬之屬也量道張侯皆射前一日事張云即此一日非韋氏協夢云前射三日亦空一日也宿則射前一日與樂人設縣同日也張氏以宿爲前射三日之前一夕非是注云宰夫家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釋官云周禮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惟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案聘禮宰夫設飧歸乘禽公食大夫禮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宰夫設黍稷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之

飲食之事與周禮正同又聘禮命宰夫官具周禮宰夫職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既夕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帛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弔事掌其幣器財用是此經之宰夫即周禮之宰夫與膳宰無涉燕義因春秋時膳宰通稱宰夫遂云使宰夫爲獻主鄭注亦承其說不知儀禮一經有膳宰有宰夫其職各不相亂也周禮宰夫下大夫則諸侯宰夫是士當以下宰夫有司疏爲正聘禮歸饔餼卿饋賓下大夫饋上介宰夫饋士介皆以同齊者致之足證宰夫爲士矣周禮宰夫四人而襍記從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者周禮宰夫下尚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諸侯之宰當上士爲之其下亦有中士下士也云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者周禮大司馬掌邦政又云若大射合諸侯之六耦是也此謂諸侯之卿職兼宗伯者云滌謂漑器埽除射宮者釋官云周禮射人職不掌視滌此云射人視滌者以其主於射胡氏肇昕曰案射人無視滌之事此經當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爲句宿視滌爲句宿視滌承上宰夫而言亦宰夫事也張氏以射人宿視滌爲句非是知視滌爲宰夫事者盛氏曰周禮宰夫職云從太宰而視滌濯是也此惟宰夫視之宰不親者射與於祭也必視之者以學中器具房舍皆不

常用故也燕於寢則無庸視矣方氏苞曰此篇主於射而言視滌則燕視不待言矣戒三官之地所滌之器滌之之法滌者之儀皆不載必已見於祭禮也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

量人

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為侯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之禦矢貍之伺物每舉足者正視遠近為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貍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為糝糝襍也襍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為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大夫將祭於己射也麋侯士無臣祭不射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注掌量道巷塗數者塗釋文作涂案涂塗古今字正視遠近正陳閩監葛通解楊氏俱作止徐本聶氏俱作正案周禮射人注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焉其發必獲之近誤作所大侯熊侯大侯下通解有者字 云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周禮量人職文釋官曰周禮量人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食為之云侯謂所射布也者以

三侯皆以布爲之而以皮爲鵠旁又飾以皮也云尊者射
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者周禮梓人云毋或
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禮記射義云射侯
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是注所本也云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者以周禮
射人作容此云乏知容乏同物也云貍之何物毋舉足者
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者射人注云
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凝焉其發必獲者此注所以明量
侯道取象之意云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弓之下
制六尺則此貍步六尺明矣者先鄭注射人云貍步謂一
舉足爲步於今爲半步鄭不從故引考工記以非之明貍
步爲六尺也敖氏云侯道去物之步數也所畫物杜兩楹
間正當楣也此時未有物當以楣間爲飾也步者蓋量器
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尋引之類刻畫貍形於其上以爲
識故云貍步盛氏曰量侯道之法鄭得之賈蓋不數堂上也
云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者賈疏云司裘職
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槷諸侯則共熊侯豹
侯彼畿內諸侯二侯以熊侯爲首此畿外諸侯亦得用三
侯其數上同於天子而非畿內諸侯所可比故於熊侯加
大以則之然不嫌於逼上者天子三侯則虎侯熊侯豹侯

諸侯不得用虎侯而以熊侯糝侯豻侯為三侯若畿內則但有熊侯豹侯此其所以別也敖氏曰大侯者以其大於二侯名之也大侯熊侯也司裘職言諸侯大射共熊侯豹侯射人職云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亦謂熊侯豹侯也其侯數少於此則侯道末必有九十步者矣蓋作經有先後故禮制有隆殺所以異也舊說謂周官言畿內之諸侯非也周官凡言諸侯皆謂畿外者耳畿內安得有諸侯之國哉盛氏曰此與司裘職文異者彼是畿內諸侯法則此畿外也畿內亦有諸侯乎曰有王制云天子縣內諸侯祿也是也祭伯凡伯之類見於春秋者多矣豈鄭氏一人之私言哉外諸侯設三侯者以遠尊得伸也君射熊侯謂之大者別於臣所射也云參讀為糝糝䄏也䄏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者周禮射人鄭注同敖氏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謂介於二者之閒也參侯以其參於二侯名之也參侯其豹侯歟郝氏曰參謂參於二侯之閒即孤卿大夫所射之麋侯盛氏曰參讀如字以其參用豹侯麋侯之制而名之也不敢純用豹者辟天子也亦不純用麋者以是諸侯之卿大夫所射又當下天子之卿大夫也敖郝二說皆非胡氏肇昕曰參侯䄏用豹侯麋侯之制故注易參為糝以其義較明顯也敖以為豹侯郝以為麋侯皆失參

字之義矣云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者射人以三耦射豻侯注大射禮豻作干讀爲宜豻宜獄之豻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益豻正字干假借字鄭以周禮決之故讀干爲豻敖氏曰九十七十五十其步數也君至尊而侯道反遠於鄉大夫士者益位尊則所及者遠位卑則所及者近故諸侯象之以見其義也設乏之處各去其侯之北十步者以其當二侯相去之中故以爲節也去其侯之西亦十步者則因其北之成數而用之亦以公宮之庭寬廣故耳張氏爾岐曰三侯其道遞近以二十步爲卒尊者射遠卑者射近侯遠則鵠大侯近則鵠小設乏西十北十西與北各去其侯六丈也方氏苞曰筋力不可弦而侯道之遠近壹以貴賤爲差何也皋陶陳謨以六德三德爲有邦有國之差益居君卿之位而德器才識不能及遠則無以馭其眾臨其屬故寓其義於射傳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以志力不足以中鵠則君卿與有司同罰以示才德不足以稱位則不足以任國社而亦無以安於四民之上矣此義明則苟非至愚必將撫躬而自爠求賢以自助尚敢荒寧以自恣於民上乎位卑者雖力能中遠而非其鵠不獲亦教以職思其居而無越志也傳所謂射者各射己之鵠繹者各繹己之志其此義也

夫○吳氏廷華曰二侯三侯所以異者蓋司裘止言卿大夫而不言士其言諸侯之熊侯與卿大夫所射之豹侯而不言士之豻侯射人所謂豻侯蓋以補司裘所不及其實兩經無不同也然則此經之大侯固是司裘之熊侯參侯亦當是司裘之豹侯干之言豻又不必言矣案以賓之初筵詩傳以大侯爲君豹侯天子諸侯皆君也在天子以虎侯爲大侯在諸侯則以熊侯爲大侯注疏謂其與天子熊侯同故稱大其說是也豹侯謂之參者敖氏云即曲禮毋往參之參據下言大侯之鵠見于參參見鵠于干于干蓋三侯疊張豹侯在二侯之中故謂之參也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設之主射義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言射中此乃能任己位也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

之捷點者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糝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及至也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豻侯計之糝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方謂之左前射三日張侯設乏欲使有事者豫志焉

疏 正義曰注一丈五寸少半寸校勘記曰徐本寸下有也字通解無○賈疏云上文直命量人量侯道及乏遠近之處此經論張侯高下之法也敖氏曰張侯之序以大侯爲先參次之干爲後乃云某見鵠于某者蓋先以尺寸計而張之及既張之後則遠侯之鵠自各見於近侯之上謂先張近侯乃張遠侯也二侯之高俱見鵠而不盡見其鵠下之中是射者唯以貫鵠爲中而其外則否於此見之矣此張侯之法大而遠者則高小而近者則下乃其勢之不得不然者而尊卑之義亦存焉禮意之妙大抵類此郝氏曰爾言西十北十前言量此言設也乏用革用皮蔽矢也張氏爾岐曰設乏西十北十西與北各去侯六丈也云凡乏三侯各有乏也褚氏寅亮曰陳氏祥道云鄭衆馬融王肅以正在鵠內賈逵以鵠在正內說皆無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此其別也

注云中車於天子宗

俗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者釋官曰周禮巾
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
當上士爲之鄭注周禮云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周禮
又有車僕其職云大射共三乏此經命巾車張侯并設乏
然則諸侯之巾車或兼車僕之職歟引射義者欲明射以
鵠爲主也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者明鵠
取義於直故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爾雅釋詁曰較
同訓爲直梏與鵠皆諧告聲其義亦相近也又引或說以
爲鳥名者以正鵠皆鳥之捷黠者名正名鵠之或亦取象於
此備異說也引考工記梓人之文者欲明鵠之義當先知
侯鵠廣狹之度也云大侯之鵠方六尺糝侯之鵠方四尺
六寸大半寸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吳氏廷華
曰鄉飲酒記及考工記侯制有中有躬有舌中以侯道爲
準侯道以弓計中以寸計侯道每弓得二寸爲侯中大侯
九十弓侯中丈八尺糝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豻侯五十
弓侯中一丈以侯中三分之一爲鵠大侯鵠六尺糝侯鵠
四尺六寸六分有奇干侯鵠三尺三寸三分有奇上下各
一分侯中之上爲躬躬上爲舌各高二尺下躬下舌亦如
之上舌之上爲上綱下舌之下爲下綱合三侯較之躬舌
相等惟侯中及下綱去地高卑不同若以侯中論則大侯

之中高糝侯四尺糝侯之中高干侯四尺其數有定若武之去地則經惟言干不及地武以義蓋以干侯下綱去地如武之數注以武爲尺二寸是也以尺二寸合上下二躬二舌共八尺侯中一丈則干侯上綱及地共一丈九尺二寸大侯糝侯去地之數雖無明文然經明言大侯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則當由干侯上舌去地之數意會言之蓋所謂見鵠者疏以爲糝鵠下半與干侯上綱齊大侯鵠下半與糝侯上綱齊也案大侯鵠六尺鵠上六尺上躬上舌共四尺則高於糝侯當一丈六尺參侯鵠四尺六寸六分鵠上四尺六寸六分上躬上舌共四尺則高於干侯當一丈三尺三寸二分但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參侯自鵠以下至地亦應有一丈九尺二寸掩於干侯之後而參侯鵠下只四尺六寸六分下躬下舌則四尺共八尺六寸六分尚少一丈五寸四分此卽糝侯下綱去地之數注所謂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參侯本高二丈二尺又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四分共高三丈二尺五寸四分則大侯自此以下至地亦應有三丈二尺五寸四分掩於參侯之後而大侯鵠下則六尺下躬下舌共四尺共一丈尚少二丈二尺五寸四分此卽大侯下綱去地之數注所謂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是也又去鄉射乏參侯道居侯

糝之一西五步注謂去侯北十丈西三丈是也此經又言
乏去侯西十北十兩說不一大約鄉侯卑遠則報捷難故
須近大侯參侯高乏可遠視故一侯與三侯之乏遠近不
同也干與鄉侯等侯等則報獲乃不至於差錯乏之去侯
當亦如之經特連類及之其實干侯之乏獨近也又云量
人主量道路故命之計侯道若巾車與侯道無涉而竝命
之者或謂周禮車僕大射共三乏疏謂車用皮乏亦用皮
故車僕為之然可見共乏為車人之職也巾車車僕之長
使巾車者使之命車僕也棨義疏云大侯之舌長七丈二
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殺於上舌一丈入尺兩植漸殺而下
當鴿之處約長六丈餘其旁出於參侯上舌之外者左右
約各五六尺參侯上舌長五丈六尺下舌長四丈二尺殺
於上舌丈四尺兩植漸殺而下當鴿之處約長四丈八九
尺其旁出於干侯上舌之外者約各長三四尺雖三侯相
去各二十步其旁出之舌隱然可見也云前射三日張侯
設乏者鄭以此文皆承上前射三日也胡氏肇昕日注是
也此數節皆承上前射三日之文因宰夫戒司馬射人司
馬遂命量侯道張侯設乏而宿視滌宿縣皆射前一日事
故以宿字別之以宿視滌廁於量侯道之前者以視
滌亦是宰夫事承上宰夫而言下則司馬之事也

右前射三日戒宰視滌量道張侯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

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有鍾有磬爲全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 疏 正義曰注姑洗校勘記曰姑釋文徐本俱作沽○敖氏曰宿縣謂前一日縣之也明日當射故此日云宿宿縣者亦重其事也然則國君平常日用之縣皆於其日縣之明矣大司樂職曰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盛氏曰燕禮縣與燕同日此亦於射前一日爲之者大射重於燕也張氏爾岐曰諸侯軒縣三面各有一肆此其東一肆也褚氏寅亮曰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故東方曰笙鐘笙磬西爲陰中萬物以成故西方言其成功曰頌鐘頌磬聖人取名之義精矣因其在東故以之應笙震爲竹也因其在西故以之應歌兌爲言也因又名歌鐘磬之鼓與股皆就一面言益磬如句股形其不鼓者謂之股其鼓處謂之鼓股短而闊其長二其闊一鼓長而狹其長視股一而有半其博則三分股之

二其股與鼓之厚則各得鼓博三分之一其方積則均故
縣之而無敧側敖氏分股鼓為兩面誤之鏄大於編鐘而小
於特縣之鐘蓋特縣鐘中又自有大小也並非小於編鐘
江氏筠曰敖氏謂笙是與笙相應者頌之言誦與歌樂相
應者如所說則鄉飲禮是特縣將應笙則不能應歌應歌
則不能應笙豈以在階閒之故而兩者俱應邪抑以大夫
士之刹異而於兩者俱不應邪不此說本諸宋葉氏見書
戛擊鳴球節蔡傳中蓋宋人鄙不議字止知頌有誦音不
知頌有容音說文云頌兒也猶文作額又云兒頌儀也然
則頌本是古之容兒字又詩敘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
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則頌又兼成義故注云言成功曰頌
又云古文頌為庸可見頌與庸意義皆同也又尚書云笙
庸以閒鄭注亦引此經以說是也　注云笙猶生也東為
陽中萬物以生者賈疏云陽氣起于子盛于午故東方為
陽中也萬物以生以其正月三陽生大蔟用事故萬物生
丏引春秋傳者國語伶州鳩對周景王辭鄭引以證東方
鐘磬名笙之義也云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者韋昭注
引賈唐云大蔟正聲為商故為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
明堂月令曰正月蟄蟲始震云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
納賓者韋注云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

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絜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發生
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爲角是月百物脩絜故用
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燕享可以納賓也是二律爲東方
陽管取發生之義故東方鐘磬謂之笙也放氏曰笙磬笙
鐘皆與笙相應者也義本陳氏暘與注說異盛氏曰笙磬
笙得以其在東而名之頌磬頌鐘以其在西而名之鄭解
益鐘之矣獨是編縣十二枚備十有二律之數度鄭乃引
春秋外傳以證此似東縣獨協大蔟姑洗二律西縣獨協
夷則無射二律所以啟後人之疑耳陳氏以笙磬爲應笙
之磬頌磬爲應歌之磬諸儒多右其說竊恐亦未的也益
樂以人聲爲貴故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就堂下樂中亦有
差等笙管聲之發乎人者也磬鐘之屬聲之發乎器者也
故有時以笙爲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笙奏也詩所謂笙
磬同音是也有時以管爲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下管是
也詩曰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也下經云乃管
新宮三終則大射樂以管爲主矣何以但有應笙之鐘磬
而無應管之鐘磬邪且歌者在上西方安得有歌而云頌
磬歌乎西是亂上下之列矣至於台樂之時歌瑟與眾音
竝作亦豈喈西縣爲與歌相應也云皆編而縣之者磬部
云掌教擊磬擊編鐘注云磬亦編於鐘以磬與鐘同十六

枚而廷一虡也案陳氏暘謂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特
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以特磬編磬爲頌之笙別其說與
注巽盛氏非之而引詩毛傳云笙磬東方之樂也則鄭說
傳之有自矣引周禮者小胥職文云鎛如鐘而大奏樂以
鼓鎛爲節者郊特牲注亦云鎛如鐘而大又周禮鎛師云
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也敖氏曰鐘
鎛皆南陳亦以其北上也其面有二故不言而面而擊者
亦與磬同也盛氏曰南陳謂向南陳之以虡首在北也皆
皆鐘磬鎛也陳之於堂爲縮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

建猶
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
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
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

【疏】

正義曰注應鼙應之校勘記曰徐本無應鼙二字通解楊敖俱有○云建
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者賈疏曰明堂位云般
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爲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於簨簴
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般法也主於射略於樂故用先
代鼓陳氏祥道曰楹鼓蓋爲一楹而四後貫鼓子其端周
官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莊子曰負建鼓而止建鼓
可負則以楹貫之可知方氏苞曰建鼓即楹鼓以木貫而

建之遂以建名若以樹誥則下云一鼓在其南一鼓在西階之西簜在鼓西可矣皆特標建鼓義無所處於文為贅胡氏肇昕曰注以樹訓建者以建鼓之名取於樹也鄭固亦以建鼓為楹鼓也以明堂位注證之可知方氏駁之非也云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者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詩有瞽應田縣鼓毛傳應小鞞也鞞與鼙古字通陳氏奐傳疏云應鼙在東所以應西面之朔鼙故謂之應又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亦謂之應云鼓不在東縣南為若也者張氏爾岐曰此鼓本在東縣之南與磬鐘鎛共為一肆移來在此者鄭以為為君以君在阼階上近君設之故云為君也下建鼓言一此不言一因移並言之敖氏曰此鼓鼙乃在東縣南者也以君當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皆當鏄之南故移鼓鼙於此以辟之也鼓鼙若在東縣南則鼓在左鼙在右今設於此乃反之者明其變位也盛氏曰注說似迂當以敖說為是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

言成功曰頌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無射所以

宜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為賓所由來也鐘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古文頌為庸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此西一肆也　注云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者西方為秋陰氣始盛故曰西為陰中尚書堯典曰平秩西成萬物成熟之時故曰萬物之所成引春秋傳者亦國語文云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弍者國語弍作貳貳當為弍之誤章注曰七月為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則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也云無射所以宜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者韋注曰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宜偏也軌道也義法也九月陽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偏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是二律為西方陰管取成功之義故西方鐘磬謂之頌云奏樂先擊西鼙樂為賓所由來也者貫疏云賓向外來位在西其樂主為樂賓故先擊朔鼙應之也云鐘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文省也者以上東方言笙鐘應鼙言南鼓此不言者省文耳義同於上也云古文頌為庸者胡氏承珙曰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尚書笙庸以

閒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功也眡瞭職云擊頌磬笙磬注云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是尚書二禮通三注略同賈疏云古文頌爲庸此雖古文不從義亦通是也胡氏肇昕曰周禮大師注頌之言誦也容也史記周本紀成王名誦竹書紀年作名庸是頌誦容三字古義通用故今文作頌古文作庸鄭君參考古今文訓笙爲生訓頌爲言成功其義致精後儒謂鐘磬之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應歌者曰頌鐘頌磬緣文生訓義不可通如以頌爲歌樂以釋今文之作頌可也而古文之作庸又何說乎此以見舊說之不可輕改也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

疏 正義曰軒縣三面皆縣北面合有一肆以其與羣臣射故闕之以辟射位猶設一建鼓者始備三面耳故言南面與笙磬頌磬同例而與上文之自東縣移來者異文也敖氏曰國君合有三面樂東方西方與階閒也階閒之縣東上其鼓則西上與在東方西方者之位相類也大射盛於燕宜備樂乃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閒之縣但設其鼓於故位而已上言

南鼓東鼓惟此言南面蓋闕其中縣則不擊此鼓以異其文以見之此鼓不擊乃設之者明有爲而去其縣非禮殺也盛氏曰此闕其北一肆辟射也猶設鼓者別於判縣也北縣南面故此鼓亦南面不云南鼓者見其當一面也既設之亦須擊敖云鼓不擊非既因辟射雖賓射亦當闕之若不爲射雖於其臣亦當設注說非燕禮縣法亞與此同爲燕亦有時而射也韋氏協夢曰敖謂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閒之縣是也若然則大射及賓射皆當闕一面注謂其爲諸侯則軒縣賓射輕於大射身有賓射備縣而大射不備者乎蓋射禮之縣以主射者而別不以所與射者而別注以所與射者之尊卑而定縣之闕與不闕誤矣胡氏肇昕曰案上文於笙磬言西面於頌磬言東面故於建鼓言南鼓東鼓不言面此無鐘磬惟有鼓故於鼓言南面明鼓之在北也敖氏因經不言鼓遂謂此鼓不擊穿鑿甚矣褚氏寅亮曰注云君於其臣備三面耳此即降尊就卑之義階閒之縣何妨於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樂又何獨不徹乎案義疏云樂之差次以用樂者之尊卑而殊不以賓客之尊卑也此闕一縣自爲辟射至屆射時而遷樂者所遷者工與瑟而已不閒并其縣而遷之也

簜在建鼓之閒

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

(疏)

正義曰注云簜竹也謂笙簫之屬者下文乃管新宮注云管謂吹簜是簜謂管也管與笙簫皆用竹故云笙簫之屬云倚於堂者敖氏曰簜即工之所管者故近工位設之盛氏曰建鼓之閒即兩階之閒也設於此者以管為堂下樂之主也胡氏肇昕曰案作階之西西階之東各一建鼓故云建鼓之閒管為工所執以吹者於階閒設之故知倚於堂也

鼗倚于頌磬西紘

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於紘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疏】正義曰注云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者周禮小師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又眂瞭職云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是鼗亦所以節樂也上經注云奏樂先擊西磬樂為賓所由來也以賓在西故先擊西鼙此鼗亦在西故知賓至搖之以奏樂也云紘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於紘也者郝氏曰鼗小鼓有耳有柄搖擊之不縣設倚置於頌磬東紘鼗兩旁縣耳繩如冠之有紘鼗倚于磬簴東故其紘西委也盛氏曰西紘之說郝氏為長若從注說則經西紘二字當乙編磬繩不可言東西也以聶氏三禮圖考之可見胡氏肇昕曰案經云倚以東西言不以南北言編磬繩可言南北不

可言東西且縆亦非可倚之物也注設鼗於磬西倚於紘則鼗在磬後鼗所以節奏賓至先擊鼗則鼗當在磬前郝謂倚于頌磬東其紘西委說最確陳氏與毛詩傳疏謂紘維也維亦縆也古者鍾磬縣鼓皆不縣惟鼗鼓乃縣之東面兩肆皆有磬鐘鑮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西肆不得多設一器鼗鼓在西肆頌磬之西而特縣之所以象西方功成禮器日廟堂之下縣鼓在西其義證也胡氏肇所日陳氏以鼗當縣鼓考詩有瞽云應田縣鼓鞉磬祝圉言縣鼓又言鞉則鞉非縣鼓明矣毛傳云縣鼓周鼓鞉鞉鼓也亦不以為一物也益詩之應即此經之應鼙詩之田即此經之朔鼙詩之縣鼓即此經之建鼓鞉即鼗也以田為即朔鼙者田與陳同音陳與引同訓先擊朔鼙有引導之義焉陳氏以詩之田為即此經建鼓而以縣鼓為此經之鼗盡翻前儒舊說別立新義未見其有當也且此經云倚于頌磬以其非縣故云倚若如陳說則經之倚字尤難通矣引王制者證鼗鼓所以為節樂之器也○張氏惠言日經云樂人宿縣則左右正久在縣北矣僕人庶子內小臣皆內臣宿衞當先君入故不見其位射人小臣恆在君左右君入則隨而入君至阼階射人告具大射正當先就解南之位侯公升射人亦當退中庭位也小臣正無常位恆在

階前向君其小臣師初入亦隨小臣正至納公卿大夫後乃就東堂下位故經特著之膳宰官是時已在堂東主人亦是膳宰之長立先在其位

右射前一日設樂縣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冪覆尊中也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爲冪蓋卷辟綴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爲覆勺也皆玄尊二者皆有玄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爲上也惟君面尊言專惠也今文錫或作緆絺或作綌古文箭作晉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冪用錫若絺陸氏曰絺劉作綌音郤盧氏文弨曰疑綌爲綌誤注爲冪蓋卷辟綴于篠冪宋本釋文作鼏○張氏爾岐曰諸侯將射先行燕禮故此下皆陳燕具蔡氏德晉曰此設尊也厥明設樂之明日射之朝也　注云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

者兩方壺爲臣尊故知膳尊爲君尊也韋氏協夢曰設者之法尊者先設卑者欠之此臣尊設在君尊之前者先尊方壺于東楹之西以爲節乃設膳尊與燕禮同注謂後陳之尊之非是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者賈疏云此謂上形下聲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也曲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曲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胡氏承珙日曲不成字儀禮多古文當本作豊戴僩六書故引居本說文豐从豆从山丯聲蜀本云丰聲从山取其高大古文豊不从山汗簡亦只作豊蓋[丰丰]郎半字說文半訓州盛黃公紹韻會云說文本作[丰丰]據此知古文豊字本從[丰丰]亦兼取盛義許鄭竝同但鄭以古文豊不從山故但云非聲傳寡誤加山作曲賈疏遂謂別有曲字象形爲承尊之器以此豐爲豐年字又以穀豆多有增成其義皆肌說也胡氏肇昕曰貫疏說中豐字其謬不一而足近儒解此經鄭注若亦人各一說段氏玉裁謂注聲是衍字案以鄉射鄭注校之疑注聲當是形之譌也考鄉射注豐形蓋似豆而卑此注云說若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聲近似豆大而卑當作形近似豆大而卑即鄉射

注之豐形蓋似豆而卑也從說文豐豆之豐滿也从豆象
形从豆者其義象形謂曲象豐形也說文之之側成字者則
曰从某不成字者則譬之曰象形此象形之字非諧聲之
字六書故所引唐本蜀本不足為據注云若井鹿盧正謂
曲之形也惟其若井鹿盧故其字從豆曲而其形則近似
豆大而卑矣校者疑注謂豐从豆曲聲遂改形為聲而不
知曲本不成字且未即鄉射注參考之也古文作豊即豐
之省古瓦作并又甏之省要皆非諧聲之字也云錫細布
也者喪服記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
曰錫是錫為緆布也云箭篠也為冪蓋卷絳綴於篠横之
也又反之為覆勺也者敖氏曰冪横綴於箭而從蓋於瓦
甑勺亦從加於冪上面枋與箭而于乃以餘冪反蓋於勺
亦如塵之著於勺也蓋以君飲此酒故謹重之如是張氏
爾岐曰綴諸箭者綴錫若綌於箭而張之以覆也蓋冪加
勺又反之此覆尊之法勺加冪上復撩冪之羃者以覆勺
盛氏曰郝氏以綴諸箭蓋為勺非當從張氏云酒在北尊
綴於君南為上也者敖氏曰燕禮曰尊南上此云酒在北
文互見爾云今文錫或作緆絺或作綌古文箭作管者錫
見燕禮胡氏承珙曰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燕禮冪或
用綌敖氏曰見其既於大射鄭不從今文作綌始為此歟

釋文給劉作給音卻盧氏文弨曰給字無考云音卻疑卽給字之譌承珙案劉本蓋仍從今文作給非是今文箭作晉者周禮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篠也故書箭如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段氏玉裁曰吳越春秋晉竹十廋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箭矢竹也本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爲箭說文木部曰榴木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榴案此當云周禮曰竹榴讀如箭今本傳易譌亂也許所見周禮故書字从木惠氏棟曰古讀晉如箭故揹紳一作薦紳承珙案周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如薦中之薦

尊士旅食于西鐏之南北面兩圜壺

旅眾也士眾食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也圜壺變於方也賤無玄酒

疏 正義曰敖氏曰鏄南言東西節也鏄南有鼓此不以鼓為節者鼓高而鏄下圜壺在地取節於其下者安也燕禮旅與其尊皆在門西此旅食者在西方之南於燕位為少西則此尊之南北亦安近之郝氏曰士旅食者之尊燕禮設於門西旅食者立門西也大射較鄉射侯道遠遷近門旅食者皆立堂下士南避射也故尊改設堂下西鏄之南盛氏曰鏄南有鼓此又在鼓南金鼓而取節於鏄者以鼓之在西者有二故以鏄為識也敖云取節於其下非

又尊

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為隸僕人巾車糝侯豻侯之獲者獻讀為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酒涚於醆酒服不之尊侯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

【疏】正義曰注云獻讀為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酒涚於醆酒者胡氏承珙曰郊特牲注云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沙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鄭蓋以記義定周儀二禮故於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注云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與此經注義略同明堂位獻尊鄭亦讀為娑古音元寒與歌戈兩部多通轉如司尊彝獻尊鄭司農讀為犧獻酌鄭司農讀為儀犧本讀如莎儀本讀如俄也又詩東門之枌原與娑韻谷風悲與萎韻亦其聲類也張氏爾岐曰注引郊特牲以證沙酒之義涚泲也泲沙酒者和以醆酒而摩沙之以出鬱鬯之汁也以其祭侯故用鬱鬯云服不之尊侯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者張氏曰設服不之尊在飲不勝者以後故注云侯時時此尊不為服不氏設也案此節後儒多不從注說敖氏曰此尊侯時而設經蓋因上禮而連言之耳獻酒獻三侯之獲者及巾

卑僕隸人之酒也於此獨三獻者嫌其爲祭侯且見不他用也壺亦圜壺盛氏曰下經云司空尊侯於服不之東北即此尊也是時未設而先言之者從其類而備舉之以見尊卑之差也如諸公卿大夫之席亦皆未設而先言之是其徵矣獻酒之解亦當從敖說舊以爲鬱鬯非也鬱鬯之酒天子以爲摯諸侯未賜圭瓚不敢爲鬯豈宜以獻僕隸下人乎即云祭侯亦非所宜也且酌鬱齊以彝不以尊方氏苞蔡氏德晉韋氏協夢說皆略同吳氏廷華曰注以獻爲沙不確蓋鬱鬯止齊卒而不飲下既云卒齊其非鬱鬯可知則獻當如字敖說是也又云下云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司馬洗散實爵獻服不又云司馬師獻僕隸人與巾車獲者皆加大侯之禮鄭以司宮尊爲獻服不之尊故以此爲獻僕隸人等之尊又謂服不之尊待時而陳蓋經兩言尊其文似複故爲解之如此不知經明言尊于大侯之乏服不爲大侯獲者居大侯之乏則焉有設尊於此反舍服不而言隸僕之理若如下疏謂不必君射故不於初設之是以君若不射則無服不之尊故此法不言服不耳不知君苟不射不但無服不之尊亦且無大侯之乏此經文義作何著落敖氏謂此尊特連類及之尚未設尊至獻服不時始設耳其言是也褚氏寅亮曰細

案之東北止有二尊無四尊也敖氏說可從祭侯而神之不妨用鬱鬯獻酒獻字依鄭讀爲是**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或言南陳或言西面異其文也疏正義曰注云異其文者以互文見義也蔡氏曰此設洗篚也**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亦統於侯也無爵因服不也有篚爲眞虛爵也服不之洗亦俟時而陳於其南疏正義曰敖氏曰此云又設洗亦因上禮而連言之其實未設也獲者因卽服不之屬惟云水是不用罍也君禮而水不用彝以所獻者賤故爾郝氏曰膳篚西面向以君席在東也獻獲者之洗水篚皆東向以獲者在西也張氏爾岐曰此篚中不設爵將因獻服不之爵而用之也盛氏曰獲者之尊卽設於大侯之乏之東北者下經云設洗于尊西北卽謂此洗也篚中所實者一散也亦未設而先言之注以此與服不之洗分爲二而張氏從之非高氏愈曰尊兩壺于侯東爲獻獲者故也復爲設洗者洗以致潔雖於獲者賤人亦不取略也吳氏廷華曰爵在篚言篚則有爵可知注以爲冥虛爵而設非也**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

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

惟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小卿命於其君者也席於賓西射禮辨貴賤也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

疏 正義曰蔡氏曰此設席也敖氏曰賓有加席亦蒲筵加莞席也公不言設加席如燕禮可知亦蒙有加席之文也加射禮重於燕故賓有加席方氏苞曰大射之賓大夫也以爲射賓而加席與卿同猶燕主人士也以爲獻主而與大夫偕薦也卿之重席陳而不設以卿終辭且諸公無加席而卿之加席文設於其位而非所負也若有東面則北上者敖氏曰東面者在西方序下少北此言若有者國有大小則大夫亦有衆寡也方氏曰惟大射卿大夫在國者無不與小卿位於賓而五大夫繼之戶而不足以容其席位故有東面者燕則無此文衰老及有事於國中者可不與也　注云惟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者敖氏曰此惟公席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公席賓席而遂及之耳韋氏協夢曰燕禮設卿席注云席自房來此云樹於位後彼燕禮輕臨時乃設大射重於燕故先設卿位而樹席於其後以為識也不即設之者貶於公與賓也焦氏以恕曰席自房來原其始也樹於位後記其中也侯時乃設要其終也故兩說皆通云小卿命於其君者也者釋官曰案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諸侯三卿分為上中下執政一人為上卿亦曰冢卿其次為小卿亦曰介卿左傳冢卿無路介卿以葬是也然三卿下五大夫亦謂之小卿公羊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何注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故崔氏云司徒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下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經上云卿席賓東東上則卿非一人此云小卿賓西東上則小卿亦非一人若以小卿為命於其君之卿則諸侯卿止三人經不當皆云東上然則小卿即謂三卿下五大夫明矣五大夫為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經又云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則北上者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

而東上通言之小卿亦曰大夫也下文主人獻卿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繼大夫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更不見小卿之文又獻大夫直云繼賓以西東上不云繼小卿是大夫即兼小卿言之足證此小卿為大夫矣注云非是諸公說詳鄉飲酒禮褚氏寅亮曰燕禮至獻卿後始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而于設公賓席下無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於設賓席後即繼以卿席賓東云云至獻卿後復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明此時席雖未設巳先定其位故注云樹之於位後見兩禮微異也敖氏俟時而設之說存參有加席專指賓不兼公益對燕禮賓無加席而言若公與己臣燕而有加席不待言矣注以命於其君者為小卿所以別於天子命卿也集說言中大夫為小卿非是卿可通稱大夫大夫不得稱卿經文大夫繼而東上蒙小卿在賓西文極明不必於繼而下添西字

官饌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

疏正義曰敖氏曰官各饌之於其所也燕禮曰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與此互見其先後之節耳盛氏曰此亦膳宰總具之於堂東而官乃分饌之於其所也所饌之物見燕禮注吳氏廷華曰此注以百官言之賈疏謂非獨宰可知燕禮所謂官者亦是百官此經官饌亦是膳宰具之故褚

氏寅亮曰射宮無寢故闕其饌所而不言羹定亨肉孰也射義曰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燕禮牲用狗

右射曰陳燕具席位

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于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大史在于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爲有侯故入庭深也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大夫在于侯之東此夫字釋文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史石經考文提要云釋文大史音泰足以證夫字之誤注大大夫在于侯東北夫字徐本通解楊氏俱作史是也與單疏標目合故入庭深也徐本通解楊氏俱無故字與疏合〇張氏爾岐曰自此至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皆將射先燕之事公命賓納賓以來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舉觶

公取觶酬賓遂旅酬主人獻卿二人再舉觶公爲卿舉旅
酬主人獻大夫工入奏樂凡十二節皆與燕禮同容有小
異主於射故也　注云大史在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
爲有侯故入庭後也者敖氏曰大史在干侯東北爲有事
故後入東上小史在西也不著祝位者與史異處故略之
其位自在門東士旅食者在士南者爲辟射也門西之位
其東西稍近於侯盛氏曰大史與士旅食者之位皆與燕
禮異者辟射也大史釋獲故移於干侯之東北近其事也
云東上謂與祝序也不言祝者以其無事略之也敖云祝
位自在門東非士旅食者移於士南從其類也觀此則上
旅食者即周禮旅下士益可見矣云小臣師正之佐正相
君出入君之大命者賈疏云下有小臣正正長也故以師
爲佐小臣正小臣中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
釋官曰注疏謂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周禮大僕職曰
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此燕射二篇不見有大
僕之官告小臣掌其事則注疏之說信矣周禮小臣下有
祭僕其職云大喪復于小廟喪大記君夫人之喪小臣復
則諸侯小臣又兼祭僕之職矣諸侯無大僕而左傳云韓
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杜注以爲大僕則東還後所
添設不如古也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諸

侯以小臣兼大僕則亦上士爲之也士喪禮君視斂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君之喪浴小臣四人抗衾然則諸侯小臣亦四人也又云燕禮小臣師無事故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此篇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惟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據士喪禮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此篇考之正與師止各一人也周禮司士職曰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注云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然則此小臣師從者蓋亦僕人之屬與胡氏肇昕曰盛氏謂小臣師及其從者皆立于東堂下非是褚氏寅亮曰燕射朝服記言之大射經無文據天子大射與享先公同鷩冕則五等諸侯亦各服其祭宗廟之冕服也又司士職有大僕從者其屬也此從者小臣之屬也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 詔告也變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淺也上言大夫誤衍耳

疏 正義曰注云變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淺也者以燕禮言爾卿爾大夫此變爾言揖以其入庭淺揖之使近也云上言大夫誤衍耳者以下云揖大夫則上止揖公卿故燕禮亦上止言爾卿無大夫以彼決此知上文公卿下爾無

衍大夫字也郝氏曰言揖諸公卿大夫又言揖大夫者卿爲上大夫也胡氏肇昕曰卿爲上大夫經旣云云卿不得復云大夫蓋卿可稱上大夫不得逹稱卿大夫也郝說非是

大射正擯 大射正射人之長疏正義曰韋氏協夢曰大射重於燕燕禮用射人擯故此用射人之長大射正爲射人之長則燕禮之射人其大射正用之佐與釋官曰大射正亦射人也大射正對小射正爲長不對射人爲長賈疏謂大射正對射人爲長失之

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 某大夫名 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 命賓者東面南顧辭辭以不敢 反命 以賓之辭告於君 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 又復 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 疏正義曰燕禮云東面此北面者盛氏曰大射辨尊卑故賓于門外執臣禮也

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 請士可使執君兩甒之冪及羞脯醢庶羞於君者方圜壺獻無冪 疏正義曰吳氏廷華云脯醢是薦而非羞 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

北面東上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執玄尊之冪為上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於房中西面南上不言命者不升堂略之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膳宰請者異於君也

【疏】正義曰盛氏云下經主人獻公之時云宰胥薦脯醢則羞膳者非士矣執冪及羞於諸公卿者經無明文以類求之蓋亦宰胥也是與燕禮請雖同而所命者則異

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及至也辟逡遁不敢當盛

【疏】正義曰敖氏曰凡受公禮者皆辟經不盡見之也方氏苞曰公之降揖同而燕則賓不辟何也燕主薄惠於羣臣而立一人以為賓禮猶輕大射擇士以祭賓有加席與鄉同升奏陔夏與異國之賓同尊爵執爵興而樂閱且上擬於君初接見時退辟以見其不敢當禮也胡氏肇昕曰案大射之禮重於燕而燕射之賓皆臣也臣受公禮末有不降者燕不言賓辟可知也經不著賓辟於燕而著於射者大射之賓禮隆於燕禮愈盛而賓愈肅不敢以客禮自處大射而知是則燕更可知也

公升卽席以賓將與主人為禮不參之

右命賓納賓

奏肆夏

肆夏樂章名今亾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大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

【疏】

正義曰注云肆夏樂章名今亾者賈疏云周禮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夏也後鄭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不能具鄭彼注足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亾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兩解之胡氏肇昕曰時邁肆于時夏鄭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陳常于時夏箋同服子愼注左傳云車鄰騶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是樂章名夏之證故周禮有九夏也引呂叔玉者解時邁所以用於延賓之意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故以爲大不巡守祭山川之樂歌敖氏曰周官言九夏次日肆夏春秋言肆夏之三曰肆夏樊遏渠然則每夏之中各有篇數如肆夏之類乃其首篇名耳穆叔聘于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此惟奏肆夏而不及樊遏渠其得天子之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敖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是肆夏樊遏渠合爲肆夏之三所謂三夏是也賓出入奏
肆夏而穆叔議之者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謂諸侯惟用肆
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夏并謂僭肆夏謂僭
肆夏之三耳本合奏肆夏今并奏樊遏渠猶本合歌鹿鳴
今并加歌文王穆叔故從而議之也盛氏曰鄭引周禮易
尸爲賓非天子宗廟之中尸出入以鐘鼓奏之詩云鼓鍾
送尸是也周禮謂之金奏此及燕禮但云奏肆夏不聞以
金蓋卿賓出鼓陔之意明與天子異矣傳言晉侯金奏肆
夏之三是僭天子也胡氏肇昕曰此說非也天子與諸侯
異者在於肆夏之三與肆夏耳不在於金奏也左傳言金
奏肆夏周禮言以鐘鼓奏九夏則奏肆夏者必以金奏之
可知也禮經於賓出入言奏肆夏故鄭引周禮易尸爲賓
以此禮亦同於尸出入也賈疏曰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
別賓及庭奏肆夏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
此亦同彼注也若臣無王事之勞則如常燕無以樂納賓
法也盛氏曰燕禮經故不以樂納賓惟與四方之賓燕則
奏之大射禮重故雖以己之臣子爲賓而納之必以樂豈
問其有三尊之勞與否哉疏誤矣方氏苞曰燕以云慈惠
定略於儀節故納賓公卿席及受獻皆不用樂大射以辨
尊卑別賢能定詳於度數故公卿席受獻皆以樂尊尊也

納賓以樂賢賢也大夫以下無胥而獲者釋獲有胥報勤也肆夏之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與大射辨尊卑別賢能之義相應燕而擁用肆夏以納賓其必臣有勤勞功伐而加隆焉以厲羣臣與案此說與合

疏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君於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莫敢抗禮疏正義曰韋氏協夢曰主人從之從之升西階也燕禮言主人亦升自西階與此文互備也方氏苞曰主人從賓之後旣升堂則北面而立俟賓就席然後拜其至故不曰拜至而曰至再拜也　注云主人宰夫也者釋官曰主人膳宰也注誤辨見燕禮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不於洗北辟正主疏正義曰注云不於洗北辟正主者以鄉飲酒鄉射主人降洗洗北南面是正主此不於洗北是辟正主也

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對荅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所辭異亦達其位也獻不用爵辟正主

主人卒洗賓

揖乃升賓苛先升揖之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乃升唐石經徐本通解敖氏俱無乃字毋揖之徐本通解俱作尊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瓦甒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反之覆勺疏正義曰敖氏曰舉冪之儀當與蓋冪者相類蓋主人取觚而通尊所執冪者則進而發其冪之反者主人取勺執冪者乃舉冪也又反之亦執冪者也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於筵前受爵退復位疏正義曰注云賓既拜於筵前受爵者以經文受爵於筵前為倒句法也燕禮曰筵前受爵宰胥薦脯醢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變於燕疏正義曰敖氏曰宰胥宰之屬也膳賓者與公同亦盛之盛氏曰宰胥膳宰之吏也周禮序官膳宰下云胥十有二人是已燕禮膳宰薦賓胥薦上人今薦賓乃使胥者主於射而略於燕也韋氏協夢曰覬下設折俎亦

不以膳宰而以庶子則宰胥庶子特攝膳宰之事耳釋官曰下獻公亦宰胥薦脯醢不使士薦亦爲變於燕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鄭射記曰賓俎脊脅肩肺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於燕疏正義曰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者周禮諸子職文釋官曰諸侯庶子與諸子同云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於燕者燕禮設賓俎亦膳宰此用庶子變於燕也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樂闋闋上也樂止者尊賓之禮盛於上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惟盛得有樂也燕禮記云賓及庭而奏陔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亦謂啐酒告旨時此燕己臣子法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彼燕朝聘之賓法也吳氏廷華曰盛於上謂堂上飲酒之禮盛不以堂下之樂爲盛故樂闋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

拜疏正義曰韋氏協夢曰凡奠爵拜者皆執爵興然後答拜者答拜之經或不言執爵可以例見之也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既卒爵將酢也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下疏正義曰敖氏曰西階西非主人之正位以從降暫立於此耳主人既對不言反位亦文省方氏苞曰篚南禮與燕同而於賓增北面於主人增西階然後賓主所立之位愈明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受者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不拜酒主人之義燕禮曰不拜酒不告

旨 疏 正義曰此不云不告旨者不拜酒則不告旨矣 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

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 不崇酒辭正君也崇充也謂謝酒惡相充實 疏 正義曰注正君校勘記曰君徐本作主 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 既受獻矣不敢安盛 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 命公命也東西牆謂之序 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燕禮射人案節而升賓不復請於君也此曰以命蓋君重其禮而特命之胡氏肇昕曰燕禮注引此經則鄭於燕禮亦謂以命升賓也特文省耳方說非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 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東面不言實之變於燕 疏 正義曰注觚有象骨飾也校勘記曰飾下徐本通解俱有者字 公拜受爵乃奏肆夏 言乃者其節異於賓 疏 正義曰注云其節異於賓者賓及庭奏君受爵乃奏也 主人降自

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自由也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肺也疏正義曰敖氏曰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特於君見之耳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疏正義曰盛氏曰燕禮士薦膳宰設俎贊授肺此皆與之異者亦為主於射而略之也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疏正義曰謂不拜酒立卒爵等皆變於賓也主人荅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西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更易也易爵不敢襲至尊古文更為受疏正義曰敖氏曰此亦當酌膳云酌散誤也郝氏曰燕禮酌膳此酌散燕禮主飲故叨君惠大射主禮不敢同於君也姜氏曰酌方壺酒曰酌散燕禮酌膳而此酌散者燕

禮賓主之情大射君臣之義也方氏苞曰燕禮酌賸志恩禮殺治而不敢忘也大射酌散示等級分明而不敢苟也案後三說皆與敖異吳氏廷華曰上文賓酢主人酌賸此主人自酢于公所以達公意亦酌賸也敖說得之公答拜燕禮作公答再拜姜氏曰此下燕禮多答再拜而大射但答拜義亦如之 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賸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賸送也散方壺之酒也古文賸皆作騰 疏 正義曰注古文賸皆作騰胡氏承珙曰此注古文疑當作今文傳寫誤耳鄭注檀弓云禮揚作賸禮即禮經謂禮經古文皆作賸若禮記則今文其作揚與與禮經今文作賸者義合故知此作賸者必今文也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 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比於正主酬也 主人降洗賓

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不拜洗而禮殺也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之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凡奠于薦東之觶不飲何也燕與大射公卿皆未得獻賓已受獻且隨當受君之酬故不飲主人之酬爵以示不敢再先於公卿俟受君之酬而以酬公卿大夫然後事順而情安也主人之酬爵君不可用以酬賓故別舉媵觶而薦東之觶又不得他用則俟禮終而徹之可矣鄉飲鄉射不用薦東之觶義與此同其舉薦西之觶以旅則以事各不同而節文亦少異耳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之使遂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疏正義曰方氏苞曰長謂五大夫爵列之尊者故小臣以次作二大夫而不復請於君也公為公卿舉旅曰若賓若長

則非以長幼言可知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再拜稽首拜君命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拜序次第也猶代也先者旣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於西楹北相左俟於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古文曰降造阼階下

疏皆奠觶正義曰再拜稽首方氏苞曰上稽首拜媵爵之命也此稽首拜飲觶之賜也賓未酬而先賜媵爵者飲何也凡酬必先自飲而後致爵於人媵爵者之飲乃代君也酬爵四舉非有代者君豈能勝諸氏寅亮曰燕禮及此注俱云往來以右為上各居右卽相左矣故凡往來相交適側無論堂上堂下經或言相左或不言相左俱無有不相左者其向西者必在北向東者必在南向南者必在西向北者必在東自不至履錯然矣賈氏此經疏及鄉射司馬司射相交疏甚明燕禮疏誤集說言經不言相左者俱相右故以此為誤者在東進者在西則尤非經於往來相交之儀無二側惟凶

事則變於吉而相右故鄭注既夕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如拔說則混吉于凶矣可乎 注古文曰降造阼階下鄭不從者胡氏承珙曰案說文適之也造就也義本相近故小爾雅造適也造亦訓適然禮經多用適少用造惟士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注云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是鄭意以造字義別故於此不從古文與

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

疏 正義曰姜氏曰此亦荅再拜者蓋重祭也方氏苞曰燕禮主人自酢賓受酬二大夫媵觶公皆荅再拜大射皆荅一拜惟此荅再拜何也燕主慈惠故過禮以明恩大射辨名分主人士也君於士不荅拜以為獻主而荅焉禮已過矣賓與媵觶大夫也本當荅拜故一循其常而於二大夫卒觶時閒荅再拜以別於士賓則公飲射爵而夾爵及媵觶之于公升荅再拜以別於衆大夫又所以稱禮之輕重而為之降殺也胡氏肇昕曰二說皆不足據盛氏世佐曰此云荅再拜衍一再字耳韋氏協夢曰凡臣拜君再拜者君亦荅再拜上兩公荅拜不言再拜者文不具

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待君命**小臣請致者**請君使一

人與二人與不必君命

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北亦相左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

疏 正義曰注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北亦相左者賈疏云言亦者亦相酬酌自飲時相左於西楹之北時後者賈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向西階右旋北面待後至降也今此二人先者於尊西東面酌說於東楹之北東向向公前奠之右旋於東楹之北北畔西過後者亦於尊西東面酌說於東楹之北南過東向於公前奠之是亦交於楹北相左也韋氏協夢曰交於楹北有相右相左二義賈疏燕禮以相右言此因注有相左之文又以相左言二說相兼而旨始備焦氏以恕曰上注言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於西楹北相左俟於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考鄉射大射凡射者升降皆言相左而燕禮媵爵則交相右明係二禮互變可知敖氏以經不言相左但言交者皆相右而燕射不變者良為允矣鄭於禮學最精必

審諦而後出之況射者之交相左見於前後者非一恐非卒爾釋此當可兩通云**媵爵者皆退反位**反門右北面位疏正義曰郝氏曰反位反庭中北面之位大夫初與卿皆入門右北面及公揖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少進則大夫北面進至庭中矣鄭云反門右北面之位非也

右二人媵觶將爲賓舉旅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再拜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升成拜復再拜稽首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疏正義曰賓升成拜校勘記曰案顧炎武張爾岐俱云唐石經拜誤作敗然石經實作拜○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者鄭以燕禮使小臣辭此使小臣正辭爲變也釋官曰燕禮亦小臣正辭注云變於燕非也燕禮所行事皆小臣正掌之而小臣師無事故不須言正此篇正與師皆有事故須言正以別之前此設公席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媵爵者作下大夫二人媵爵請致者皆迺云小臣不別言正者以前此小臣事省但

於小臣師別之曰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小臣詔揖諸公卿大夫而其餘單言小臣者爲小臣正可知射時小臣事繁若設楅委矢設中公射贊袒贊襲拂矢授矢之類小正與師皆同時有事故必須別之曰正曰師此時公酬賓小臣雖無事而亦必別言正辭者以射時飲公侍射者降拜別之曰小臣正辭故此亦著其爲正以見辭下拜之事前後皆小臣正主之此經文屬詞之義敖氏曰小臣正辭亦公命之方氏苞曰拜下禮也故主人獻公大夫媵觶皆聽其稽首於階下而不辭惟於賓則略君臣之分而執賓主之禮故命小臣辭而升成拜且始猶拜於下而後辭旣則不待其拜而升之皆異敬也公以賓所媵觶賜人亦不待其拜而升之蓋所賜必諸公若諸卿之長或君之師保故與賓同禮然君雖有異敬而臣宜守常禮故至君命徹冪則賓與公卿大夫皆降拜稽首公雖命辭而終不升成拜

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

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就拜正禮也下亦降也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疏】義曰下不就拜禮也校勘記曰就徐本通解俱作輒禮下徐本通解俱有殺字○韋氏協夢曰上言賓降西階下再拜

稽首此言賓下拜降與下特記者偶異其文耳注謂發端言降因上事言下拜則賓媵觶于公何以發端言下拜繼言降拜乎又曰此下凡言小臣正辭者亦不俟公命即辭之也知不俟公命者上賓降拜公命小臣正辭小臣正受公命然後降辭賓則賓已再拜稽首矣故升以成之此賓甫降小臣即辭之故降而未拜遂升再拜稽首若俟公命則賓亦已再拜稽首矣何以直言下拜乎褚氏寅亮曰上經公于媵爵者或言荅拜或言荅再拜則皆再拜可知不言再省文耳此經公荅賓亦同疏謂大射辨尊卑故公荅一拜恐未然

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

賓進以臣道也君受虛爵君不親酌凡爵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空其文也【疏】正義曰注賓進以臣道也校勘記曰也徐本通解俱作就陳閩監葛俱無○敖氏曰言興洗見洗則立也張氏爾岐曰公授賓爵即反位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拜

不易君義也不洗臣禮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君荅拜於

阼階上

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旅命也賓欲以次序勸諸臣酒

疏正義曰敖氏曰旅旅酬之也賓因君所賜請旅諸臣所以廣君賜也公許擯者又以告賓乃旅也方氏苞曰祭祀賓客獻酬本無或遺而燕射舉旅必使賓請者自賓言之則不敢專惠自君言之則推惠於賓而使浹於上下也公卿之請所以推惠於公卿而使浹於諸大夫也大夫之請所以推惠於大夫而使浹於羣士也士舉旅而後獻庶子有司則士之請又推惠於士而以浹於庶子有司也惟賓之請見於經而燕禮記曰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蓋據爲公卿大夫士舉旅受爵者皆曰如初請酬之文惟見大射何也大射禮重於燕於燕舉之或疑大射辨尊卑簡賢能一稟於君命或無此節於大射舉之則燕不待言矣以告於擯者以射者無自請於君之儀也

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作使也使之以長幼之次先孤卿後大夫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卿後大夫四字今本脫徐本通解俱有

賓大夫之右賓在右相飲之位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脫注徐本通解俱有案釋文有相飲二字

坐奠觶拜執

觶興大夫荅拜賓坐祭酬而禮殺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脫注徐本通解俱有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觶尊卿尊卿則賓禮殺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脫注徐本通解俱有遂就席疏正義曰盛氏曰賓初立於西序東面旣乃於筵西東南面立至是始就席禮以漸而殺也燕禮無此三字文略耳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卒猶已也今文辯作徧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脫注徐本通解俱有

右公取媵觶酬賓遂旅酬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賓而後獻卿飲酒禮成於酬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洗酬酬酬唐石經徐本通解敖氏俱作觚注今本脫徐本通解俱有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重席蒲筵緇布純席卿言東上統於君席自房來疏正義曰校勘記

曰今本脫注徐本通解俱有案釋文有布純二字

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

重席司宮徹之

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辭之辟君

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賓有加席而卿轉辭因其辭而遂徹之何也上則體君之意以致隆於賓下則不敢過諸公也

乃薦脯醢卿升

席庶子設折俎

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臑折肺卿有俎者射禮尊

疏 正義曰薦脯醢不言其人盛氏曰蓋亦宰胥也　注云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臑折肺者賈疏云若有諸公　公用臑卿宜用肫也盛氏云注云卿用臑謂上卿耳其下二人者則又折以上卿之餘體也云卿有俎者射禮尊者盛氏曰卿有折別之於大夫也亦辭尊卑之義

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捝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

陳酒脅君之惠也不嚌啐亦自貶於君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注不嚌啐陳閩監葛俱誤作肺亦自貶於君徐本通解俱作事在射臣之意與單疏標

目合〇姜氏曰祭肺不嚌猶祭酒不啐皆降於賓也不言不啐酒蓋省文韋氏協夢曰此禮詳於燕者燕無俎而射有俎也既祭酒卽執爵興則亦不啐酒不告旨可知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復西面位不酢辟君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公孤也席之北面為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疏正義曰燕與大射諸公皆無加席與卿辭重席之意同以成君致隆於賓之義也又位在阼階若加席則上僭於君故設席時本無加席不待其辭

右主人獻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也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一人待于洗

南（不致者）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拜（再拜稽首拜君命）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奠于薦南先媵者上觶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

右二人再媵觶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賜（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禮殺也長孤卿之尊者也於是言賜射禮明尊卑）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賜賓則以酬長賜長則以酬賓大夫長升受旅以辯）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又行一觶爲卿舉旅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

也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

胥宰官之吏主人下大夫也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薦於上辯正主胥俎實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辯獻乃薦略賤也亦獻後布席也 疏 正義曰注云辯獻乃薦略賤也者張氏爾岐曰每獻一人訖降階獻徧擯者乃總升之就席就席訖乃薦之

右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

工謂瞽矇善歌諷誦詩者也六工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衆也 疏 正義曰敖氏曰大射差重於燕又加瑟者二人然則諸侯之祭饗歌與瑟者各四人與以是推之天子之制其降殺之數亦可知矣盛氏曰工六人諸侯之正禮也然則天子蓋用八矣春秋隱五年左傳云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亦其例也故說

非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徒空手也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

疏 正義曰敖氏曰上工即上瞽周官上瞽百人盛氏曰上工即堂上之工也對下羣工爲堂下之工而言敖云即上瞽非案釋官亦云周禮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此上工當彼上瞽也　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者盛氏曰僕人正僕人師皆於天子爲大僕也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也一爲正其一爲師僕人士則祭僕以下與以此等官相工重其事也分別相之辨尊卑也燕禮皆以小臣注云以僕人掌視瞭非也釋官曰案周禮小臣下有御僕此經僕人與小臣聯職疑即御僕之官左傳晉魏絳授僕人書杜注僕人晉侯御僕國語韋注云僕人掌傳命又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周禮御僕職云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司農云復謂奏事送謂受下奏又云掌王之燕命是左傳國語所言僕人其職與周禮御僕正合天子有大僕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諸侯無大

僕惟有小臣及僕人亦當同官共府史胥徒周禮御僕下
士此注以僕人士爲吏則正與師當是士以諸侯小臣下
無祭僕故僕人正僕人師亦以下士爲之也又曰僕人小
臣皆侍從之官與僕馭官別周禮大僕注云僕侍御於尊
者之名周禮有大僕小臣等官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
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
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僕秦
官掌輿馬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
夫也是秦制以大僕掌輿馬而後之言官制者遂誤合兩
職爲之矣云大師小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者釋
官曰案論語有大師摯少師陽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
官凡言工皆瞽矇也大師少師亦瞽者爲之故通稱工注
云大師少師工之長最確大師樂工之長非樂官之長周
禮春官敘官有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教國子與尚書典
樂官同非瞽者爲之鄭注云大師樂樂官之長是也又別
有大師少師瞽矇皆同官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
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少師故周禮大史職注云大師
瞽官之長是也韋昭注國語曰大師樂官之長杜預注左
傳云大師掌樂大夫皆由忘卻大師上尚有掌樂之官天
子謂之大司樂諸侯謂之樂正也云杜蒯曰曠也大師也

者禮記檀弓文引之以證大師爲樂工之長也云射禮明貴賤者以燕禮皆小臣相工不分別工及相者與此異也吳氏廷華曰僕人士無考大概大僕之屬如上中下士耳注以爲吏疏以爲府史胥徒若然則烏得與僕人正等同在相者之列邪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

謂相上工者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也內弦挎越以右手相工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也古文後首爲後手

【疏】正義曰注云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也者華氏協夢曰燕禮面鼓執越此後首挎越者蓋變於燕也大射之必變於燕者亦猶鄉射之必變於鄉飲也但鄉飲後首挎越鄉射面鼓執越此燕面鼓執越大射後首挎越二者相反耳云古文後首爲後手者胡氏承珙曰鄭此注云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鄉飲酒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注後首者變於君也燕禮小臣左何瑟面鼓注云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鄉射禮相者皆左何瑟面鼓注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案鼓即首也瑟可鼓之處近首不鼓之處近尾故當作首不作手春秋曹公子首公羊穀梁作曹公子手漢書古今人表敷手說文作敷首此古文首爲手者假借字鄭所不從　吳氏廷華曰鄭知瑟在前者鄉飲禮所謂瑟先也

後者徒

相入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凡相者以工出入㊀疏正義日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者謂上先言僕人正與大師後言僕人士與上工是列官之尊卑此言上工與瑟在前大師少師在後是先後之位所以明尊卑也盛氏曰賤者先就事工之通禮也燕禮亦然但文有詳略耳注說似曲云凡相者以工出入者賈疏云欲見入時如此出時亦然**小樂正從之**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㊀疏正義曰注云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者賈疏云燕禮樂正先升又不於使小樂正彼主於樂此則略於樂故也敖氏曰諸侯之小樂正下士也前三篇不言小以此見之也此樂盛於彼且用小樂正則彼可知矣大射乃亦不使大樂正者其餘祭饗用之類與盛氏曰周禮序官云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然則諸侯之樂正上士小樂正下士明矣燕禮使樂正此乃云小樂正者疏以爲略於樂是也工用六人以示其禮之重樂正使下士以示其樂之略蓋各有主也從大師而升者以其卑也其序又與工相變也鄉飲酒鄉射皆使樂正者彼是大夫之樂正也大夫之樂正皆以下士爲之無大小之別故射與飲酒禮同也釋官曰

案燕禮亦使小樂正以無大樂正故不須言小以別之疏未昀

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六人

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於西縣之北

疏 正義曰相者降位蓋亦在西方盛氏曰僕人正以下皆士也其位當在西方注說非褚氏寅亮曰注謂立於西縣北者取近其事敖氏云西方大遠矣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不統於工明工雖衆位猶在此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曰燕禮工四人樂正升立於工之西在西階東此工六人數衆疑位移近西乃樂正猶立西階東不變是統於階而不統於工也盛氏曰燕禮樂正北面立於工西此云立於西階東亦文互見也吳氏廷華曰上言從此言立敖氏以爲後升是也此禮重於燕而樂正乃後升則正禮先工也

乃歌鹿鳴三終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言己有旨酒以召嘉賓與之飲者樂嘉賓之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道略於勞苦與諸事

疏 正義曰注可則傚也校勘記曰傚釋文作詨云亦作傚云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道略於勞苦與諸事者四牡勞使臣皇皇者華言諮謀諮諏諮度諮

詢此不用之是略也敖氏曰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其義曰工歌三終則益可見矣韋氏協夢曰凡歌詩皆連歌三篇無止歌一篇者況射重於燕燕歌三篇而射歌一篇此必無之事也注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非是胡氏肇昕曰射略於燕故祇歌鹿鳴三終就鹿鳴一篇而三次歌之也經不云歌四牡皇皇者華可證也下文乃管新宮三終亦就新宮一篇而三次以管奏之也燕禮記亦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未聞於新宮之外別有二詩也韋氏說非是褚氏寅亮曰若謂乘歌四牡皇皇者華則鄉射記之騶虞五終果何詩乎其謬顯然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

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爵獻工辭正主也獻不用觚工賤異之也工不興不能備禮左瑟便其右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 疏 正義曰注云洗爵獻工辭正主也者賈疏云鄉飲酒鄉射云大師則為之洗其餘工不為之洗是正主法此工六人皆為之洗故云辭正主也方氏苞曰鄉飲酒鄉射惟為大師洗以眾工不過旅黨中知晉樂者或國之中瞽下瞽耳燕與大射則歌者必大師少師即上工亦異日之大師小師也故皆

洗以獻而竝及於笙大射禮繫故省獻笙之節耳盛氏日洗者亦以其大師敬之也此惟爲大師一洗耳疏非韋氏協夢日下云一人拜受爵則此爲之洗者亦僅一人而巳其餘工五人卽以此一人之爵遞獻之不別爲之洗賤也胡氏肇昕日盛韋二說是也下一人拜受爵注云謂大師也是亦大師則爲之洗也經不明著之者文省耳云獻不用觚工賤異之也者以獻賓獻卿大夫皆用觚而獻工則用爵是異之也敖氏日爵卽觚也不言觚者可知耳韋氏日爵者觚觶之通稱禮器謂貴者獻用爵賤者獻用散豈工賤而轉獻以貴者之爵乎敖說是也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者敖氏日謂獻大師之時瑟者猶未受獻而共左瑟則以此時爲節也盛氏日謂工四人之左瑟皆以主人實爵獻工爲一節非必受獻乃然也

一人拜受爵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也工拜於席

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輒薦之變於大夫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其祭薦祭酒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相者相其祭酒而巳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疏正義

曰敖氏曰位洗北之位也○盛氏曰燕禮於升歌之後卽爲大夫舉旅此篇乃移在射後者急於射而緩於飲酒也方氏苞曰燕禮爲大夫舉旅在獻工之後笙入之前以其事與無算樂獻士相連故使媵爵者涖進而代獻以息獻主大射爲大夫舉旅退於既射之後獻主之事至獻大夫獻工而中止則連而舉之可也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考工記曰鼓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疏】正義曰方氏苞曰既無閒歌合樂則堂上之事畢矣故大師少師上工皆降也注云鼓北西縣之北也者賈疏云以下文大師少師始遷向東明此降者降在西縣之北敖氏曰鼓北鑮南也不云鑮南者嫌與尊者旅降在西縣之北同也不取於北鼓者鼓大聲小也盛氏曰立者謂大師以下六工爲一行北面東上也知北西者以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之位推之可見鼓北面西階東建鼓之北也立於此者以當奏管近其事也注云西縣之北非若在西縣之北何得近舍頌磬而遙取節於鼓邪疏云取形大又面向東皆飾說也知亦不在鑮南者以

鼓鑮閒有鞞設縣之時鱗次櫛比其閒未必有餘地就有餘地豈能容此眾工及相者之位哉且鼗在建鼓之閒卽大師之所管者亦不空舍之而遠立他所也胡氏肇昕曰敖說必不可通考下文接言乃管新宮三終則立於鼓北者當以盛說為是鄭以鼓北為西縣之北者蓋欲取節於西階之建鼓以建鼓面向南不向北也故云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張氏惠言曰蓋鼓長六尺六寸設之後與縣齊則前出於縣五尺許工之稍前於縣故以鼓為節餘長在後者餘長其地使後空也云羣工陪于後三人為列也者賈疏云大師少師二人上工四人今君立時三人人為列此列則大師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也張氏惠言曰此言大師少師為一列羣工後為一列經文所以特立上工疏誤案敖氏郝氏亦皆以羣工為上工敖云羣工為一部上工謂瑟者四人也陪于後者其以鼓鑮之閒不足為一部列與前列二人後列四人皆當北上郝云大師立與鼓齊少師及四工皆陪列于後以俟奏管惟盛氏方氏謂羣工為堂下之工卽眾管者案此之降立為奏管故也大師少師上工皆堂上之工上工兼包四瑟者其羣工則眾管者也經不言笙之入卽此羣工是也其行列之數不可考盛氏謂立者大師以下六工為一行陪于後者亦六人為一

行如亦六人者以上三篇歌瑟四人堂下笙者亦四人推之可見但大師少師幷瑟者四人笙者四人止十人不得每行六人也疑十人爲三行大師少師一行四瑟者一行四笙者一行或十人爲三行上工六人爲一行每工四人陪于後爲一行疑不能明也云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者謂小樂正立於上工六人之南也盛氏曰小樂正降立於西北面云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者僕人相工者故立與坐皆不離工也引考工記者證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之說也賈疏云彼云鞾人爲皋陶先鄭云鞾書或爲鞠後鄭謂鞠者以皋陶名官鞠即陶字從革今云鼓人者誤當作鞠鞠人掌鼓後人誤言鼓鼓人自在地官掌教六鼓矣褚氏寅亮曰自堂而降則立於西縣北自西而東則坐於東縣北皆在縣北也安有立於縣中鏄南鼓北之理如敖氏所云邪鏄南鼓北餘地無幾焉能容兩管列之位至謂歌工降而下管其誤也尤不待言

乃管新宮三終

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亾其義未聞笙從工而入旣管不獻略下樂也立於東縣之中

疏 正義曰注云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者敖氏曰此承上文言之是降者管之明矣春官大師少師皆云登歌下管簜一而已其大師管之與三終者管新宮幷及

其下二篇也二篇之名未聞書曰下管鞉鼓詩曰鞉鼓淵
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管時亦奏此西方之
樂以應之矣此不笙不合鄉樂者爲射故略於樂也不略
小雅者小雅爲諸侯之正樂故不略其正亦如鄉射之不
略鄉樂矣盛氏曰管之者大師諸人也管數未聞然以鄉
射記三笙一和吹之則管亦不止於一矣管奏則堂下諸
樂並奏以應之敖但云奏西方之樂非書曰下管鞉鼓合
止柷敔笙鏞以閒奏管之時亦吹笙經不見笙入之文者
以其不爲樂主略之也或云上經云簜在建鼓之閒注云
簜笙簫之屬然則笙與管蓋並設也愚謂笙是匏屬不可
云以簜或說恐未是又案疏引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
成以爲吹管者亦吹笙之證非也彼是管畢而後吹笙此
則笙管並奏管畢而樂終矣証與燕禮記同乎云笙從工
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者盛氏曰既管不獻者以奏管
者既受獻與工賤又不奏管故也胡氏肇昕曰案注云既
管不獻略下樂也則以管之者非大師諸人也上云笙從
工而入始以奏管者亦吹笙也云立於東縣之中者張氏
爾岐曰注此句可疑案燕禮笙入立于縣中注云縣中縣
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
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以磬縣而已不得言縣中而云

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此經初設樂無北面縣但移東縣建鼓在阼階西又設一建鼓在西階東正當北面一縣之處鼗在建鼓之閒注云鼗謂笙簫之屬倚於堂又與燕禮笙入所立之位同疑設之在此奏之亦於此至此管新宮三終注乃云立於東縣之中不知於經何據若云辟射位射事未至無可避也且上文大師立於鼓北亦當是此建鼓之北注以爲西縣之北不知西縣何以單名爲鼓竊疑大師等立此或亦以將奏管故歸之非徒立也至下管三終乃相率而東耳既從工而入工升堂笙即立堂下亦其位也胡氏肇昕曰張氏所論是也經云羣工陪于後羣工正指眾笙與大師諸人同立於建鼓之北近鼗之處春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則管之者大師而吹笙者笙四人也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證以書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是管與笙閒奏此經不言笙入不言笙入三成皆略耳非與燕禮記有異也鼗設而笙不必設以笙四人自執笙與瑟者何瑟相同盛氏及或說皆非是新宮三終亦就新宮一篇而三管之敖氏謂別有二篇姝屬無據

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

樂正還北面[疏]正義曰注於是時校勘記曰于誤作工○

立於其南　賈疏云不言去堂遠近當如鄉射遷工阼

階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敖氏曰坫東南當在東縣

之東北射事未至工既管乃不復升而遂遷於此者堂上

之樂畢故也郝氏曰坫堂下閒物處冠禮有西坫是堂東

西皆有坫也盛氏曰東坫之東南蓋在東縣之東也注與

敖說似非　注云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者盛

氏曰注大樂　正當是小樂正之譌樂終而不告備亦以其

略也敖氏曰於是小樂正北面立于其南稍者退立

于西房吳氏廷華曰坫在堂角此則東南角之坫也

右作樂娛賓射前燕禮備

卷十三終